



## 一事精致 足以动人

□ 乔兆军

作家刘震云讲过这样一件事，小时候，他有个在乡下赶马车的舅舅，大字不识，但说话很有水平：“要不你聪明，要不你是个傻子，你生活得都会非常幸福，但既不聪明又不笨、不上不下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难混。不聪明也不笨的人，一辈子就干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……”

这话还是有道理的，聪明人脑瓜子灵活，干什么都能抢先机、占上风，自然混得不差。笨人实在、执着，不为外物所役，认定一件事，紧走慢赶，也能有所获。平常人两者都够不着，自然难“混”。刘震云将自己定义为“不太聪明但也不笨的人”，他说：“直到现在为止，我就干一件事，就是编‘瞎话’。”

数学大师陈省身从20岁入数学之门直到93岁去世，为数学运算了70多年。他对人说，自己不喜欢复杂的东西，数学简单，只要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就行。名利从来不是他的追求。他曾这样说：“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，数学不是一条捷径。”陈省身只专注于研究这些奇妙的数字，正是因为他心无旁骛，他的一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生命能量也发挥到极致。

即便是一件小事，只要把它做精、做到最好，从一而终，就是深邃。《南村辍耕录》里讲：南宋有位官员，想在杭州找个小妾，找来找去没可心的。后来有人给带来一位叫奚奴的姑娘，人漂亮，问会干什么，回答是会温酒。周围的

人都笑，这位官员倒是没笑，就请她温酒试试。头一次，酒太烫，第二次又有点凉，第三次合适了，喝了。从此以后，温酒从来都没失手过。这位官员终身都带着奚奴，处处适意，死后把家产也给了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一事精致，便能动人，亦其专心致志而然”。从温酒这件小事上，就看出奚奴做事特别上心认真，这就是人品。

朋友说有家瓦罐汤做得不错，非要拉我去一饱口福。过去一看，店面不大，装饰古朴。门前放着两个引人注目的大坛子。原料罐放在大缸内，以木炭火恒温煨制，密封不溢，营养、香味都浸在汤里了。简单的一罐汤，舀上一勺细抿，滋味味美，醇厚中带着甘甜。店主健谈，说，虽是

小本经营，但食材的选择、煨制的时间、肉质的老嫩、大小火的控制等，每一道工序都做到精益求精。所谓功夫做足，说到底就是用心对待食物和客人，生意哪有不好的道理？

古往今来，许多大师巨匠，无不是毕其精力，用心做好一件事，终有大成。譬如居里夫人之于科学、柏拉图之于哲学、司马迁之于史学、李时珍之于医学等等。

纪晓岚说：“心心在一艺，其艺必工；心心在一职，其职必举。”懂得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是一种自制、自知、务实的大智慧。人生苦短，也许每个人都有很多梦想，但最终都能变成现实的，又会有几个呢？有所弃，才能有所为；有所不为，才能有所为。

## 下雨的时候 (外一首)

□ 卞奎

喜欢下雨  
这些年 雨水少了  
遇到下雨  
像是过节

听雨声  
滴滴答答  
敞开心怀  
滋润心扉

何妨这样想 听落雨  
如听音乐  
观雨 如观  
湿漉漉的活剧

人离不开雨水  
人也离不开音乐  
生活的戏剧  
时时在演绎

雨 忽地下大了  
人们在躲雨  
又是极好的  
亲近和交流

像是远方的水  
滋润庄稼  
路遇的交谈  
无需设防

或言邻居  
有了个小女  
小女妆扮得挺俊  
梨花沾雨

或言表哥表嫂  
又吵了一架  
说是丈人和婆家  
收礼不均……

人间生活  
本就是张家李家短  
充满矛盾图景  
和永远的悲喜剧

雨渐渐地停了下来  
树叶和鲜花  
鲜嫩喜人  
画家走向草径挥舞起了画笔

## 复苏

我的诗心  
复苏了

像是满坡的香草  
笑弯了腰

远方的云  
飘来白色的裙裾

有时舒展  
有时收敛

那里藏有起伏的节奏  
鼓动我的心海起舞

季节呀  
一目十行

那一瓣瓣的花叶  
抒写了神秘的缤纷

## 又到槐花飘香时

□ 陈亮

乡下人虽清贫，但居住于大山深处，总会时刻享受着山村独有的自然风情，不说别的，单就蓝天白云下那山峦间的雾霭，在一片苍茫之中袅袅娜娜，人仿若徜徉在人间仙境之中，呼一口气，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阵阵清香。

清晨拉开窗帘，阳光照进屋子，顿感温馨惬意，迫不及待打开窗户，瞬间被窗外各式鸟儿的啁啾所陶醉。那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像极了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和卿卿我我。远处那苍翠的山峦之中，隐隐约约泛着一团雪白，使人顿觉时光过得飞快，哦，槐花盛开了！

我常常被山野里的美景所陶醉，更被那些丰富的“野味”所迷恋。这不，刚刚尝过了荠菜、春韭、香椿等“春鲜”，这诱人的槐花又在不知不觉中冒出了枝头。看到槐花，我的心头生出一缕莫名的兴奋，内心也不由自主地哼起了一首曲子：“心里眼里都是爱，花都开了你来不来，只要你心中也有爱，幸福等你来采摘……”小时候生活条件艰苦，每年槐花盛开，正是青黄不接时，人们总是盼望着槐花早点盛开，好给受饥的人们增添一点口粮，顺利度过饥荒。每年槐花盛开时，奶奶就会拿着镰刀，让我挎上一个竹篮子去后坡采摘槐花。

奶奶说，最好的槐花是不待完全盛开时的花骨朵，而且未经蜜蜂采过蜜的槐花才最为香甜。此时洁白的槐花像一串串风铃，裹着

晶莹的露珠，在茂密的碧绿之中，散发着淡淡香甜。成群结队的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恣意飞舞，嘤嘤嗡嗡，像极了赶集的人群，分外热闹。只需用镰刀将开花的槐树枝丫撸到怀里，然后用手轻轻一捋，一把把槐花便落进竹篮。提回家，用清水洗干净，便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来。

那时候人们少吃少穿，除了用槐花包包子、包饺子外，还用槐花炒鸡蛋、摊煎饼，但最为难忘的是奶奶做的槐花麦饭。将沥干水的槐花和干面粉按照5:1的比例拌匀，用笼屉蒸熟。锅内上火，倒油，烧至七成热时放入葱段、蒜苗段和蒜片爆香，倒入蒸好的槐花，调入适量食盐、香油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刚炒好的槐花饭花朵清甜、面粉黏糯、芳香扑鼻，这喷香的槐花饭当真是原汁原味的绿色美食。

## 故乡，在心底迁移

□ 张修东

我的故乡在莱芜，后来，父亲到肥城煤矿工作，我们便也一同迁去，肥城于是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萧乾老先生说过，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。我想，思念也是跟着故乡走的。

故乡的发展变化让我牵肠挂肚，每一次回莱芜，我都觉得很激动。宽阔的柏油路、大蒜产业园、美丽的探马河公

园……与1981年底奔赴煤矿时的样子相比，现在家乡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。

肥城虽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在这里待久了，却也觉得亲切起来、可爱起来。终究，我在肥城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莱芜，方言特点、饮食起居、风俗习惯等，早已不知不觉融入了这座城市，我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肥城人。

施蛰存先生在《论老年》

里说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记远不记近。意思是说，年代久远的事情或者人，大都记得，最近发生的反而不记得了。确实如此，在我的梦中，故乡和那些遥远的往事每每历历在目、恍如昨日。

2019年5月，我的女儿在淄博张店完婚，女婿是淄博人。回矿办回门宴时，推杯换盏间，几位熟悉的文友问我和妻子：“啥时候去给孩子看孩

子呀？”无怪他们这样问，好多矿区的同事退休后，都因为这个原因随儿女搬离了。不用多久，他们在儿女所在的城市就会扎下根来，也会滋生出感情、组建起圈子，那里最终也将成为他们新的故乡。

也许不出几年，我也要把孩子的工作地淄博作为我新的故乡来对待，说不定还会在那里定居……这大概就是我的“第三故乡”吧。